



莊子庸齋義棧航

一

七13  
1606  
2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21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 口七 15  
1606  
2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三國志張角傳云我乃南華老仙其見道

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論語真仲夷逸隱居放言足以

行之奇崛之文。韓文第五寄崔立之詩西城負外丞心跡兩偏奇註選創阿房之偏

奇偏高起貌渠物切一本本作崛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

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

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

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

老柳孺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

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

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以疑辭闕之脫

簡諉女志切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於後之人哉

厲齋先生玉堂東坡一之注翰林院公廳謂之玉堂又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晉灼

曰黃圖有太林公得聖人之道於樂軒樂軒之視

漆園所謂後世之子雲厲齋之於樂軒則太玄之

侯芭也漢書八十七楊雄傳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

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贊曰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受其太玄法言焉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

為起墳喪之三年○韓文十七與馮宿論文書昔

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

害也後世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

未有人有楊子雲可歎也其弟子侯芭頗知之

於是出而為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折其句焉明

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句句無不

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疑者以信脫者

以完而南華一經莊子三註曰南者明也大方無

謂歷幾千百載始得為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宋

宗勅右諫議大夫趙兵部侍郎馮工部尚書王等

奉玄英疏序序內莊文列庚列在真仙宜依舊號

曰南華將雀躍在宥曰鴻蒙方將於九萬里之上

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禮樂記云嗟嘆之不足故

於瞻前忽後之間矣論語子罕篇顏淵喟然歎

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漢書賈誼傳為左氏傳訓

者今古異言之學若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孟子

篇孔子之謂集大成其易經朱子有以至騷詞朱子有莫不

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韓文進晉宋人未

足盡莊老實處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

之實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

果有所待而然耶庸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

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

故重言焉寓言篇法重言借景定辛酉年號季

夏望日石塘林同謹書

莊子庸齋口義發題

庸齋林希逸

莊子宋人也韓退之曰莊周以荒唐辭鳴於楚朱子亦曰莊子楚人也愚按史記宋世家

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性理大全十七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

之不聞相道及如何朱子曰莊子當時也無一人宗

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又曰孟子平生足跡只

是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

聲聞不相接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

子自分為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

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卮言寓言篇注寓言者以口舌之

言借他人之名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三者通一  
自重也。酒也。人皆可飲。飲之有味。三者通一

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  
立為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為尤精

而立言。左襄九年其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

甫。言行錄。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壯歲著賢能  
之書。紹興四年舉進士。上觀擢之。第一。傳在宋

史。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

後足以當君子之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為不經。實

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為百家之

冠。晉書二十。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  
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莊子序云。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

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

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

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釋出。馮海

巖跋云。世尊住世四十九年。六百函文字。獨庵外  
集續藁第三。大同府華嚴禪寺重脩藏閣碑云。今

工師造一大藏經。卷計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函計六百  
○德充符云。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希逸注云。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一大條貫。  
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生事大。

如救頭然。是也。○書立政云。克由繹之。左丘明  
谷永傳。燕見紬繹師古曰。引其端緒也。左丘明傳

司馬子長。記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

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

入。二程全書二。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  
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蓋  
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况此書所言仁義性命

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

子爭衡。後漢陳蕃傳。同朝爭衡。故其言多過當。過當。在漢書霍光傳。二

難也。鄙略中下之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

金剛經無邊功德。外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

乘者。說五燈會元。四薦福辨禪師傳。與唐宣帝

問答云。如來出世。為人天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

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

曉。宗密禪師有小乘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

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

禮。月令。塞徑徑注。求之四難也。况語脉機鋒多如

禪家頓宗。五祖會下盧能。所謂劔刃上事。臨濟錄

何是劔刃上事。師云。禪事。禪事。僧擬議。師便打。推

木。枕。仰山。卧。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

不得。列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處。處。師推

出。枕。子。為。山。聞。曰。寂。子。用。劔。刃。上。事。○。為。山。名。靈

寂。參。瀉。山。慧。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

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

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

著。未嘗不跌蕩。韻會。過越。不。未嘗不戲劇。而大綱

領大宗肯。未嘗與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

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

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

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

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史伯夷傳。註。概。又頗嘗涉獵

前漢賈山傳涉獵書記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

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

呂吉甫宋史呂惠卿字吉甫祖瑋編年通論二十一

註法界觀及出新意解莊子因戊王元澤宋史王

澤性敏甚未冠著書數萬言與惠卿同修諸家解

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

之言愈使入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秋水篇是直

錐指地不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

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孟子公孫丑上聖人

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論

作者聊與諸同志尚書孔安國序若好古博雅者

共之

穆陵宸翰宋理宗

披味奏函較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

之寓言得其指歸各為詰訓卿之該貫若此時備

觀覽所益良多簡在朕心故茲嘉獎

付林希逸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目錄

卷之一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大宗師 應帝王 駢拇 馬蹄

卷之四 胠篋 在宥 天地

卷之五 天道 天運 刻意 繕性

卷之六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卷之七 田子方 知北遊 庚桑楚

卷之八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卷之九 寓言 讓王 盜跖 說劍



卷之十 漁父

列禦寇

天下

卷之八 命無量  
卷之九 田子方  
卷之十 漁父  
卷之十一 盜跖  
卷之十二 天籟  
卷之十三 天籟  
卷之十四 天籟  
卷之十五 天籟  
卷之十六 天籟  
卷之十七 天籟  
卷之十八 天籟  
卷之十九 天籟  
卷之二十 天籟  
卷之二十一 天籟  
卷之二十二 天籟  
卷之二十三 天籟  
卷之二十四 天籟  
卷之二十五 天籟  
卷之二十六 天籟  
卷之二十七 天籟  
卷之二十八 天籟  
卷之二十九 天籟  
卷之三十 天籟

莊子肅齊口義棧航卷之一

小野 壹 校

內篇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

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

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論語有明自遠方來不亦

樂乎又云仁者樂山又云閔子騫侍側問閔如子路行行如子樂三百篇之形

容人物如南有樛木詩南有樛木朱子註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

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如南山

有臺曰樂只君子詩南山有臺朱子註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

莊子卷一

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疆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

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為

首看這老子胸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

則可以讀采芣矣。詩采芣云：采芣芣，薄言采芣。婦人無事，相與采芣。此采芣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芣一詩，形容胷中

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

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

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

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

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

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

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膠音

此段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

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

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

粒，秋水篇計中國之在海內，不足以喻之。戴晉

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則陽篇戴晉人語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

言耳。或以陰陽論之。北冥北海也。鯤鵬之名亦寓

方也。冥者，幽也。濶，之也。言魚鳥何魚性潛

陰物也。鳥性奮陽物也。鯤鵬魚鳥中最大者也。

化者何陰化。陽也。皆是強生節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

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

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太風，其水湧

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太風而後

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

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

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

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搏飛翔也

扶搖風勢也。三千九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

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  
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  
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  
白日靜是也甫題省中壁詩落花遊絲言此野  
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此野  
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  
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  
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  
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  
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  
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

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  
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  
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  
為細郭象註曰夫莊子之大意放無為而自得  
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盧藏用  
註云鵬在息中猶野馬塵埃在息中以息  
相吹不自知也鵬不知大野馬不知小也與前與前  
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  
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  
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  
其間則膠住矣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  
下九萬里風自溪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

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  
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  
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闕無障礙也圖南自  
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鸞鳩學飛之  
小鳩也鸞或作鸞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  
决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  
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  
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  
彼乃欲籍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者  
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  
之大也

適莽蒼者三殮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  
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  
之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往  
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

也言其近也將爲百里之往則必隔宿曰擣糧  
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爲千里之行則湏三月  
聚糧矣此三句以人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  
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  
近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  
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  
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大年  
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  
譬喻朝菌犬芝也亦名曰及生於糞土暮生見  
自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螻

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  
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  
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  
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  
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  
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匹慕而求  
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  
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  
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湯曾

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 三註李衷一云棘湯

殷湯問於夏革疑即其人寓言之意托齊諧而

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其人是也

是已即是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

語此其作文鼓舞處窮髮 疏云地以草木為毛

木不生故名窮髮 髮北方寒洿之地草

髮列子作終髮 不毛也扶搖風勢也羊角亦風

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者言九萬里之

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頂雲皆在山下雷鳴

如嬰兒聲然 東坡卷八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

兒聲殊不 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

聞雷震也 今人亦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

謀適南冥也言謀為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

斥小澤也斥澤之鷦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翺

翔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往

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  
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  
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  
也旬有五時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  
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  
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辨一職之事也行比  
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入歸向也  
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

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  
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  
猶然笑兒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  
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  
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  
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  
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  
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汲  
然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



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冷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兒也冷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左傳昭元年云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音義云平且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并天地為六氣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以遊於無物之

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以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降，何

用抱甕。天地篇曰：漢陰丈人為圃畦，抱甕而灌。力多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其名桔槔。

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必使我主此，我自

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

天下者言以天下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

於人，則是在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

為賓，吾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

鷦鷯註：疏曰：巧婦身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名機，虫，好深處而巧，為巢也。方言：自鷽以

東謂之工雀。陸佃云：啄刺如錐，取茅秀，巢至精密。麻紵如刺，鞞然。故名鞞。雀，張華作賦。

鼠註：疏曰：偃鼠形如牛，赤黑色，犓脚。脚有三甲，耳似象尾，端自好入河飲水。許由自

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伏也。偃鼠潛伏之鼠

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

與尸祝其業不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

汝各守其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

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

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滂礪萬物，以為一世勸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音義：逕古定反。庭勅定反。藐音邈。又妙紹反。射音夜。又食亦反。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庭只言疆界遙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冰雪瑩絜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

神凝然而定則神全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誑同肩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聵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曾以此時女為處子音義曰時一處一女也故牽疆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

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其無為無不為也斲與祈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為國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

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李白八。懷仙歌：堯舜之事，不足驚。自餘驚，驚直可輕。莫比夷齊事。高縈。李不足驚。驚自餘驚，驚直可輕。莫比夷齊事。高縈。李七。持鹽把酒，但飲之。與此何異。莫下學夷齊事。高縈。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史記吳世家曰：秦伯往吳，斷髮文身，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南史梁劉孝綽除秘書丞，帝曰：言中朝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

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按指郭象注也。

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按指成玄英疏也。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博物志云：中國天下九十九之九，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

環之。

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伯

秀義海曰。成法師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

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返照心源。洞見

道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法華經二十

八品。壽量之一品。為本門。餘二十七品。皆為迹

門。又以理為本。以事為迹。又內心為本。外境為

迹。○文句三曰。若以本迹之名。作四句者。應云

本迹俱本。本迹俱迹。○第九云。非本無以也。如

無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也。也如

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史記滑

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稽。骨

流。酒器也。轉注吐酒。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

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也。宋朝世話也。言詞之略

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書之類。不

知時者何事。○禪語云。兩頭暗。中間明也。所

謂斷頭。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

圈績。禪宗正脉第六。廣惠元。捷傳出得。山僧

用處。○雲門。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

曰。袈裟圈績。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著。必有

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主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培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

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

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  
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  
之心也夫音義云瓠

瓠可為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子五  
石則亦可以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  
瓠落淺而大之見也掇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  
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泝打洗也統絮也

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

水之壘也以壘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

一壘千金鵬冠子學問篇曰中一壘千金莊子既以不龜

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

之以為浮江之壘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

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孟子盡心篇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其心也此段之

意亦謂見小不能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

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教者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  
無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  
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  
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  
癧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  
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

狸狌狐之類也教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  
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斄斄

漢書趙充國傳名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九斄斄  
斄皆斬之師古曰斄堅也言不順從也斄惡也

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  
言機械也斄牛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  
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  
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  
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



謂刀鋸不加理亂不聞韓文送李愿歸盤谷序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

亂不知黜也故曰不天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

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東方朔傳

有隱然後人就此機紬繹谷永傳燕見紬繹師古曰引其端緒也

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言齊物論者其原實出於此言齊物論者其原實出於此言齊物論者其原實出於此言齊物論者其原實出於此

內篇齊物論第二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

合衆論而為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

非故莊子以為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

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

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焉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白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傳燈十五。洞山良价章云。師問雲岩道人名。晟曰。和尚百年後。

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真如何。祇對雲岩曰。何伊道。即遮箇是。師良久。雲岩曰。承當遮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淡疑。後因過水。觀影。大悟。前肯。因有一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行。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便是此等關。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參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刀刀乎音義畏於鬼反一音翠山阜見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

籟證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

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

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

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

竅也參參乎長風之聲也畏佳者林木搖動之

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擊曰圍上言萬竅

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

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同各有所似枿梓上方

木斜而深者圍如栝圍之圓者注曲者汚下者

此皆言其竅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

之聲于之聲輕鳴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

鳴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鳴輕重相和也冷

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風大風

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者猛厲之風

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之中向之為聲者

皆不聞矣故曰為虛調調刀刀皆樹木為風所

字之關鎖也。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為第一文字。非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景也。何嘗見畫得箇聲出。山谷外集十六。寫真自贊云。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自激者至咬者八字。八聲也。于與嗎。又是相和之聲也。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般手段。每讀之。真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自己也。樂記云。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段只是說地籟。

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

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愚按說者謂郭象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天籟。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固是

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

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

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

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

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退之詩。斷送一生。唯有酒。此亦是文

在卷一

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箇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  
者其誰邪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物之有聲者皆造  
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自已出吹  
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於已也咸其自  
取言萬物皆以為我所自能而不知一氣之動  
誰實使之氣發於內而為言遂下一怒字與怒  
而飛逍遙遊篇曰怒而飛同亦屬造物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義詹音占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  
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  
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  
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  
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  
在此一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  
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闢  
既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  
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

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為接。言人夜則安寢。平且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鬪。然日日如此。故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闕。即孟子所謂旦晝所為有梏亡之者。告子上篇云其且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朱子註。橫。械也。反覆。展轉也。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

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音義云。密古弔反。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慢坦坦地。又有一種人出

著言語便有機筭。故曰密。又有一種人思前算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論語述而篇云。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註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

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  
啓態樂出虛蒸成菌。音義熱之涉反不動息。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

曰：其發若機括。機，弩牙發動所由也。括，韻會云古活切。箭末曰括，謂與弦相會。

廣韻受弦處通作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

自守不化，留戀於胷次。若與人有所詛盟，然用心

憂勞，日銷月鏹，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

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為日消之喻。此三句

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一去

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為之上之字，助語也。下

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

可復挽回也。其為物慾所厭沒，如被緘滕然。至

老而不可救援，故曰老洫。洫者，謂其如墜於溝

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

死，謂其胷中無知也。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

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

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

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嘆，

而不動之貌。姚央庠之貌。黑川月庵錄云。師家罕有妙密。鉗鏈學者。

亦無決定之志。彼此輾入。草裏溺。在止。水守死。模樣。費開工夫。央央庠庠。涸涸循循。動經十年。

二十。年。了。無成。辨透。脫之分也。○正宗。贊德。山。贊云。想。不。是。花。錦。地。戀。繁。華。央。庠。底。座。主。○大。

惠。普。說。二。京。師。法。雲。老。果。和。尚。說。此。一。件。大。事。須。是。一。箇。入。山。撞。見。大。王。驀。腰。促。住。絕。力。作。兩。

截。有。如。此。氣。槩。底。人。方。可。擔。荷。若。是。殃。殃。祥。祥。是。挑。不。上。半。疑。半。信。底。卒。摸。索。不。著。誠。哉。是。言。

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斂之貌。態做摸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

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

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言人不能

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

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且暮得

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

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其所萌。

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人言是

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且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

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



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莫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朕萌芽之地，也不得其朕，即莫知其所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細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檢點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遍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一親字，下得極有理。

且如人身或有病在手為其所苦則方病之時  
手乃為身之讎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  
六根之中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  
之用何者為貴何者為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  
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  
為用也受役者為臣役之者為君足時乎而用  
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通相為君臣百骸九竅  
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  
也其以心為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

造物則造物為真君矣故曰其有真君存焉我  
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  
所謂君者初何如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  
之生也固若是茫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音義齟乃結反又乃協反忘息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木石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造物乃為外物所汨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前漢魏豹傳云人生一世間如駒過隙自駒過隙註自駒謂日影也不能以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汨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唐詩紀事六十九羅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蜂詩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即此意

也爾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大惠書云大休歇地云云或休去歇去云云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自從自得老也文選叔論云積微成衰從衰得自從自得老年彌高而從老得終若無端註自謂自髮德彌邵楊子法言孝至篇云吾聞諸傳老則戒註邵美也又邵高也老則不貪而則是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孔子之徒歟心不化在我既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陶淵明辭云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若若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

曰凡人之生其胷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烝民篇云天生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溼槃經云如目盲人病治目故造諸良醫即以金篦刮之○魏武帝患目華陀以金篦刮之遂愈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肯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焉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為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強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圓覺經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暉復菴曰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肯至也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強其不知以為知也如

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強以為有既已無所見而自以為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神禹即禹也借以為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驚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音義曰驚苦豆反

此篇本為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既發為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易係辭云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演說人身皆為造物

所使絀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毛詩序云聲成文謂之音而後謂之言言則

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為造物所使遂為此言邪驚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驚之為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為異於驚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為

與鶩音有分辨乎。無分辨乎。言其實，下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真偽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真偽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

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

道晦而不明榮華者自相誇詡漢書楊雄傳誇詡師古曰詡大

也韻會云詡大言也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

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相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為是彼之所是我以為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為是則以彼為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

以爲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爲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非。無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

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

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  
一是非也。我與他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  
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  
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  
我不對而立。混人已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  
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  
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  
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  
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  
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  
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  
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而非彼。不  
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  
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禮記  
投壺  
篇云。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註云。若投之勝  
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  
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爲  
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  
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下馬有多寡。博者  
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



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因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筵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慤怪，道通爲一。筵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

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為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焉。

成毀物之相戾者也。然無毀則無成。無成則無

毀。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毀也。以之作室。則

為成物矣。譬如用藥。吹之咀之。說文吹咀分也。

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曲禮上云凡遺

筋弛弓尚角註云弓之體角內而筋外而後成弓。在弓則為成。在

筋角則為毀。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

毀。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毀也。故曰復通為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為一。則去其是者。不用之。

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為用。而隨用皆通。通則自

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

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亦無他。不過因是而

無是非之爭。如此而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

其自然。此則謂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筆端遊戲作文處。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芻。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

兩行。音義云。芻音序。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為一偏之說。強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篇內一語一樣文法。芻山栗也。

一名椽子。名三與四也。音義云。狙公典狙官。三與四朝三升。莫四升也。

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

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排韻云。洪邁字景廬。

官至內翰。號容齋。有別墅。孝宗御書野處二字。列子勝於莊子。容齋續列子書。簡勁宏多。出莊子之右。○宋學士諸子辨。曰。列子勝於莊子。○列子黃帝篇有狙公之事。

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

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昇玄經云。漂浪愛河。流吹欲海。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

起之時則但見胷次膠擾天道篇堯曰然則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註膠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膠擾擾言撓亂也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握梧也三子之智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牛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味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既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最為親切且如看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既鼓之後若不鼓則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者師曠樂師也音義云師曠字子野晉平公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亦曰策左傳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統朝贈之以策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

叛者以誘士會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士會乃  
 行統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  
 用也註統朝秦羊曇以策擊西州門晉書四  
 大夫策馬搥謝安傳  
 安卒錫羊曇彌羊不由西州路謝安門嘗大醉  
 不覺至州門大悲感詠曹子建詩生存處華屋  
 零落歸丘山慟哭而去○唐音遺響三云温飛  
 卿經故表學士居劍遊驚波王委塵謝安門下  
 更何人西州城外花千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  
 樹盡是羊曇醉向春

而擊曰枝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  
 師曠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為兀而凭之故曰據  
 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一子言三子之技皆精  
 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技精而有盛  
 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  
 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為異於

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  
 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  
 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不曉乃強  
 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  
 強辨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  
 莊子却以為惠子漢藝文志有但借其分辨堅  
 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  
 辨為結亦是文法也堅白註家以為堅石白馬  
 之辨黃氏曰抄云公孫龍者戰國時肆無稽之  
辨九流中所謂名家以正名為說者也

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自而不見石堅手知之堅而不知其自是堅蓋曰堅與自為二物其無替如此有守自馬論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自則為馬言自不必言馬亦猶黃馬驪牛三也天下篇希逸註云馬牛體與色並言別謂之黃驪二色也馬史記蘇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齊辨之曰自所以為不利黃所以為不利史記註晉太康地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刀之地色所以為堅也白刀之燒刃所以為利也或辨之曰白所以二說雖殊皆辨者之為不利也

事爾昭文既以焚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別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可以為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為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滑

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之心其  
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若有若無。圖  
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也。所以去其是不  
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  
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  
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  
至此處。又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  
變化。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  
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它下字。血脉便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

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  
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  
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  
句。亦是。他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  
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  
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  
與彼無以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  
意。篇內

意 篇內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

質有太素有太初。天瑞篇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我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矣。故曰。

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謂無邪？此與敲音

處同。篇內之語。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

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泰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為小。毫名之矣。泰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為太山矣。若以太山為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為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禮記註：年自十九至十六死，為長歲。為下殤。已下為無服。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為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而

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艸一木一禽一虫。亦與我相類。故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箇一字。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旣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意謂旣是混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當有。今旣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一與言爲二。旣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二。一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只管生將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筭不盡。而况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乏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乎。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爲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別也。分析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擺撥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

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傳燈錄第十。普化傳曰。臨濟小斯兒。却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此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箇說話來發明此老胸中多少玲瓏多少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金剛經曰四維上下虛空可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六合之內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強天下之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既有君臣上下凡見於史冊者皆是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為至言纔

到分辨處便是爾胷中自見得不透徹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易繫辭上云六爻之義易以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辨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辨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伐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伐而不成五者固而幾向方矣故智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蓋不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辨不言。無仁之迹，而後

為大仁。嗛滿也。猴藏物曰嗛，以廉為廉，則有自

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晉語云：商

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祗取憂也。言其自小，即此嗛

字。清畏人，知清畏人不知。晉書：胡威字伯武，淮

清稱威，後為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入朝，武帝謂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是臣不及遠也。皆不得為太廉矣。不忤者不見

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一轉

昭者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名，則非道

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辨，則是自有見不及處

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

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

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伎，則必喪其勇矣。圓

圓也。音義云：圓，五丸切。又音團。言此以上五者，皆是箇圓物

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

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

之真知，必至於不知為知而止，則為知之至矣。

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辨。便是不道之道。若人有能知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音義云。宗一膾一。胥一。共三國也。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悅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慾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慾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疏云。淮南子。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禪大也。長。地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聖德所臨。無幽不燭。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况我

之德猶勝於目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  
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寘之不辨者照之以天  
也十月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也篇內之語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  
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  
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  
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頭是  
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字齧缺同

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知止其所不知  
但如此撰造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為莊子也  
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  
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  
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真知  
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  
水處則惴慄恂懼後狻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  
食芻豢麋鹿食薦螂蛆其帶鳴鴉者鼠四者孰知  
正味後徧徂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羨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韻會云：鱗與魚

為牝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為發端之語也。鱗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入異乎？猿鱗哉？芻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音義云：郭璞云：三蒼帶蛇也。酉陽雜俎云：盜發蜀先主墓，墓中有人與王麋鹿，則食草

蝮蛇則食蛇，鷓鴣則食鼠，人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味孰為正哉？獮狙猶狎也，獮狙以猿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鱗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音義云：毛嬙古美人，麗姬晉獻公之嬖，以為夫人。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猿鹿亦猶猿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辨？樊然紛然也。殽

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之大，且不為之動心，而况利害是非乎？此一句却是杜實頭結殺一句。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之貌。孟浪，一音漫。瀾，猶率略也。  
疑感不明。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賤剥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為意也。有就，有違，則是有利害矣。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為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

謂有謂不言之言也。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為不著實之言。吾子謂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發明也。言必黃帝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炙。予嘗為汝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傍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汝亦太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

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鷄早求之。以為多。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呼更也。我試為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說。未可把作十分真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傍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混然為一也。滑滑。汨汨也。滑昏昧也。人世汨汨滑滑。以隸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為隸。大夫尊卿。卿又以大夫為隸。推

而上之彼此皆隸也。而却自爲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菴也。愚菴無智之見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感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鄉里也。弱

喪者弱羊而去其鄉也。又留他鄉而忘其故國。恐悅生而惡死者亦似此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為悲。及其既貴與王同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為悔。以此為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事林廣記云夢哭泣有此事。大喜事夢飲酒生病患。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既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

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晉書樂廣傳云。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病。廣聞故命駕為剖。拆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呂東萊左傳博議。形神接而夢者。世謂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謂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念蓋。固有收羊而夢鼓吹曲。蓋在矣。是非今日之想實因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巴矣。然叔孫稷夢豎牛之鬼。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強之名。於強之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皆未為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小事。如樂廣之說。則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周公。果為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

淨土觀經云廓然大悟得無生恩○祖庭事死  
一云修行本起經云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  
上正真為君貴也收圍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  
最正覺

中竊竊然自分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  
之兒某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  
為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虛夢但  
其文變化得奇特至詭怪也我為此言可謂  
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  
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且暮之  
遇也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  
也子雲事見  
希逸序注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  
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  
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  
之大地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  
與若與入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及身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

之端也。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篇中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辨。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境，故寓諸無境。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篇內纔以爲是，纔以爲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似？因其所是而中不相敵邪？故曰：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

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瀟洒送日月也。杜子美第二自懷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云云，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云能如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蝮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淡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為形，亦猶蛇蚺蝮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蛇蚺蝮翼既化，而蛇蚺蝮翼猶存，是其蛇也。豈能待彼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



以然與不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之見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中之爲胡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曰不知周也。蘧蘧僵直之見此形容既覺在床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

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萬物變化之理也。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譬喻如此。其文絕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而復連若相因而相續。全是一片文字筆勢如此起伏讀

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莊子庸齋口義棧航卷之一

夫原書之辭之意實以顯微而指其味  
不似又何以非此而何者取於隨家之本無窮然口而  
適其會也以其文雖音其意又與然人者其出  
以既以此篇之生以既而歸末外味其出而  
妙而應其妙也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箇中以顯微而指其味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三  
一  
潭

